草廬經略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草廬經略

(一)

撰人未詳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排印初編各書本有此叢書僅有此本

草廬經略

草廬經略之目

卷一
操練
丁壯
精器械
習技藝
教部陣
訓將
忠義
任賢
拊循
軍刑
軍賞
卷二

將謀
將勇
將勤
將讓
將信
將廉
約己
戒驕
責己
受善
致身
一衆
選能
料敵

卷三

遠略
戰權
部分
號令
軍容
誓師
陰陽
禁祥去疑
矯言定衆
假托鬼神
粮餉
屯田
謹糧道
因糧於敵
地形

詭譎
卷四
恩信
果斷
持重
迅速
貴和
尚暇
尚靜
尚祕
尚忍
尚整
治力
治氣
卷五

用衆
用寡
正兵
奇兵
車兵
騎兵
步兵
進兵
退兵
卷六
客兵
主兵
形人
虛實
擊虛

避實
立營
軍號
斥堠
間諜
鄉導
督戰

卷七

救援
攻營
襲人
致人
伏兵
防伏
遊兵

疑兵
招撫
受降
卷八
禁暴
逐利
乘勝
應卒
因勢
出困
嚴備
內應
安衆
愚衆
虛聲

先聲
卷九
擊強
擊衆
度險
薄險
守險
奪險
築險
間道
誤敵
怒敵
餌敵
卷十
疑敵

驕敵
懈敵
饑敵
待敵
薄敵
離敵
追敵
躡敵
誑敵
火攻
卷十一
水戰
山戰
隘戰
野戰

夜戰
暑戰
雨戰
風戰
烟戰
分戰
迭戰
死戰
逆擊
必戰
邀擊
橫擊
夾擊
反擊
卷十二

首尾擊
擊後
掩擊
突擊
制突
先擊強
先擊弱
用弩
備邊
禦戎
平蠻
禦倭
平羌
平盜
定亂

居功

草廬經略卷一

無名氏撰

操練

從古國家巨弊。莫巨乎平時武備廢弛。卒聞有警。招募而卽使之戰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不教之民。盡市民也。卽韓淮陰之出奇。豈驅市人而戰乎。予謂操練不可不講也。然觀今時操練雖窮年無益於事。旂幟雖有。不諳指揮。金鼓雖有。不曉進退。器械雖有。不識奇正。士卒雖有。不汰老弱。手足雖有。不習技藝。將帥雖有。不精兵機。惟竊操練之名。模倣故事。而分立而奔走。而喊譟。有同兒戲。將官據高案而視之。亦不知何以趨蹌如斯。殊可歎也。夫操練之法。在上選器械。教師咸備。三令五申。驅而用之。必能臨陣殺賊。爲國報効。第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陣也。操其技藝。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驚。操其心志。使之不亂。操其膽氣。使之外不畏敵。內不愛身。故萬人可操。百人可操。雖數人亦可操。必使弱士可爲賁諸。百人可當萬衆。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將。卽善戰之將。三軍平素愛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將之法相習。故可與蹈湯火。可以赴深谿矣。然而國有此臣。善將將者。便當諒其心跡。責其後效。假令謗箋心疑。息壤易信。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識將。將未必賢。臨事易將。兵家之忌也。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貴乎。

操之之法。操器甲。習攻擊。尙矣。而所謂操其膽氣心志者。古之人嘗試之。昔者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刃入肩。流血被體。民不懼。而後用之。句踐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此豈好死而惡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鎭撫居民。率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募兵多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鼓舞之道。固難悉數。而貴勇賤怯。尤屬先圖。誠於勇鷙絕倫之士。貴而愛之。禮而重之。恩出異常。事經破格。當者思奮。聞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齊桓引車避螳螂。以其似勇士而禮之。夫其似者猶且禮遇。故南征鋒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愛其身而能殺敵者。以其所好。易其所惡。堅其所好也。

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旃。勇者持金鼓。弱者給斷役。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甲冑堅密。則人輕其戰。進者賞。退有刑。行以信。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也。

丁壯

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所謂選者。選其人於未教之先而教之。再選其人於既教之後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爲衆兵。仍於衆兵之中。選其武勇超羣。一可當百者爲選鋒。所謂先登陷陣。勢如風雨。全恃此輩也。善乎周世宗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取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怯不分。衆何所懲乎。於是大簡諸軍。其士卒精強。每戰必勝。此選於既教之後者也。未教時之所選者。或以武藝。或以強力。或以膽氣。或以雄貌。須用鄉野壯人。無取市井遊猾。蓋野人力作而性樸。力作則素習勤勞。性樸則畏法奉令。易以誠信感之。恩愛聯之。不難就我轂中。而不測我顛倒之術。市井遊猾。不習勤劬。不畏法度。其在軍中。巧爲規避。潛倡邪說。引誘羣輩。故不宜用。然市井中。果有武藝精熟。膂力軼衆。膽勇過人者。又不在此論。在收用之得其術耳。

國初立領民萬戶府。諭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其精加簡拔。編緝行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暇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此選於未教之先者也。

馬隆討樹機能。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得三千五百人。遂西渡溫水。斬樹機能。等。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騎。皆皁衣元甲。分爲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翟長孫、尉遲敬德、將之。每戰自披元甲率之。以爲前鋒所向摧敵。

杜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謂爲退怯所致。卽殺之。所獲貲財。皆以賞士。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如安祿山之曳落河。韓世忠之背嵬軍。此皆拔其尤。選於旣教之後者也。

精器械

方今各衞軍器。無論朽鈍不堪。亦已強半不備。宜妙選良工。大開爐冶。極其精利。以物試之。不如法者懲之。卽令改造。閱器之法。躬親細驗。毋旁委他人。毋信手抽閱。任非其人則見欺。十視一二則遺漏。於是工匠皆以苟且塞責耳。士雖執器。安能取勝。以卒予敵。古人所忌。至若火器。古惟火箭火礮。迨我天朝。可稱大備。蓋陸續得之南中諸番。而時創以己意也。竊以爲神機之營。不必仍前祕其法。須令郡縣廣其傳。而私鑄私藏。嚴法禁革。然火器易發難裝。臨陣常竭。敵乘我之竭而衝突。便至不支。須廣造毒弩勁弓機石。互換迭出。而火器仍旋裝旋用。庶無竭之患矣。

桓公問管仲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仲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夏主勃勃之臣阿利。性巧而忍。每程較器甲。工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斬其弓人。入則斬其甲匠。勃勃以爲忠而任之。由是器械精嚴。近代無比。

夫管子罰罪人爲甲器。雖至今行焉可也。阿利之忍。固不可師。而閱器之嚴。試器之法。略當倣此。

習技藝

今日之操練。不教諸軍以技藝。而第教以陣法。已非矣。況所謂陣者。又沿習久而易訛。即使盡善而無技藝。猶金弓玉矢不可得而用也。一十八般武藝。人雖不能全習。亦當熟其一二。而弓弩槍刀。則人人不可無。又人人不可不熟。教之者第無務用花法耳。蓋花法進退回旋。止可飾觀。而與敵相對。務宜前進。稍爾回轉。敵必乘之。勝負之機。於茲決矣。故但當教以臨陣正法。使之精熟。蓋臨陣對敵。非若暇豫從容。白刃交前。存亡繫念。心手張皇。成法易忘。藝雖夙勝。到此能用其半。亦足以制敵矣。倘從前生疎。角刃之際。必將一技不施。安望執馘獻俘也哉。是以教習之欲精也。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萬。時時按閱。評第高下。優者賞之。劣者罰之。令在必行。斷無寬宥。罰者、不惟罰其本軍。且罰及其教師。賞者、不惟賞其本軍。亦賞及其教師。上專於此。日務其事。日務其事。庶人心鼓舞。武藝嫻熟。三年之後。定爲精卒。

李抱眞之鎭澤潞也。策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大亂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耗。乃籍戶三十而稅一。令閒月得曹耦習射。歲大校。親按籍。第其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精。由是澤潞步兵爲諸路最。

种世衡之鎭環慶也。常課吏民射。有過失者。射中則釋。有訟某事者。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

夫弓弩鳥銃。中多者賞。中少者罰。人所易知。而槍筅鈀鈸刀牌。皆各有較之之法。說備於戚繼光紀効

新書。其較長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又二鎗對試其眞正交鋒。復以二十步立木把。一面高五尺。上分喉目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人執鎗於二十步外。聽擂鼓擊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於鎗尖上。如此遍五孔內。乃止。

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用鎗對較。凡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爲熟。

一試鈀鈆。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復以長鎗短刃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人。爲熟。

一試刀。以能衝鈀鈆狼筅。不及遮隔。爲熟。

一試挨牌。令與長鎗對較。任長鎗上下左右殺來。牌隨敵應之。不能及身。爲熟。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及雖閉藏而目猶視敵。又能管腳下爲妙。次以標鎗一枝近敵標去。乘彼顧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身。爲精。

一試標鎗。立銀錢三個於三十步內。命或上、或中、或下。標中不差。爲妙。

以上諸藝。各試其優劣。分上中下三等。上賞。下罰。中無及焉。練初。賞罰稍寬。令人易企習熟。則嚴無假借也。

教部陣

昔人有言。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若區區依古陣法以求勝。愚將也。夫陣亦何常之有。而可拘泥爲哉。八陣六花。以前雖可考。而俱不能用。五行陣今雖可用。而亦不可拘。鴛鴦奇正。皆備而迭進迭退。使力不

乏而敵難乘。此其宜於今者也。大都陳師於野。部陣要整肅。隊伍要分明。毋諠譁。毋越次。毋參差不齊。毋自行自止。或縱或橫。使目視旌旂之變。耳聽金鼓之聲。手工擊刺之方。足習步趨之法。能圓而方。能坐而起。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結而解。每變皆熟。而陣法於是乎在矣。

嘗按古史有云。孫吳善談兵而不言陣。何也。或曰。孫子之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吳子之圓方坐起數語。皆言陣也。第孫吳之所謂陣者。不泥法而法自在。非如今人侈談古陣。膠柱鼓瑟也。

張睢陽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部各以意教之。或問其故。睢陽曰。今與賊戰。雲集鳥散。變態不恆。數武之閒。勢有同異。臨敵應卒。在於呼吸之閒。而動詢大將。勢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往。如臂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睢陽之說。在分戰則可。蓋睢陽之用兵多分戰也。

五行陣。按金木水火土。假令寇處高鑾。我兵居下。仰而攻之。不便進退。利於防禦。宜先爲不可勝以俟之。則直陣可也。此以虞待不虞之道。其陣爲木。

假令敵居其下。我處高陽。俯而臨之。勢可衝突。利以進兵。宜乘人之不及而攻之。則銳陣可也。此進而不可禦之道。其陣爲火。

假令地勢險阻。跨斜岡。便無堅守之策乎。吾爲圓陣焉。俾敵不知所攻。其陣爲金。

假令我兵處高廣平四達。得無晉剿之策乎。吾爲方陣焉。俾敵不知所守。其陣爲土。假令與敵相對。左右勢高。可以吞敵。吾爲曲陣而擊之。所謂先奪其所愛也。其陣爲水。五者之用。各因地形。是謂五行陣也。

戚繼光鴛鴦陣。嘗自謂殺賊必勝而屢效者。其法、二人執刀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以防拏牌人。後列長鎗。每二枝。各管一牌。筅在牌後緊隨殺賊。短兵一枝在長鎗後。以防長鎗進老了。卽便殺上。交鋒時刀牌手低頭前進。如聞鼓聲而遲疑不進者。卽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緊緊相隨。而從刀牌之後。大抵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以殺爲務。退後者斬。前隊戰酣。後隊卽進。輪流更換。庶兵力不衰。而可以制敵之疲。精騎相機衝擊。遊弩以時往來。諸般火器先陣俱發。俟兩陣交後。仍於陣後裝藥以備再用。

十人爲隊。隊長領之。四隊爲哨。哨長領之。四哨爲官。哨官領之。四官爲營。營有將帥。五營爲一大營。大將領之。以正兵合戰。以奇兵取勝。此其大較也。兵多則依法而漸加之。可以數萬。可以數十萬。此步陣也。車騎之陣。雖自不同。統宜整肅。而布列之法。詳見六韜。大抵車以密固。徒以坐困。甲以重固兵。兵以輕勝。騎以捷勝。此常理也。車步騎三者皆備。則有戰隊騎隊之分。戰隊步騎相半。騎隊兼車乘而出也。亦有純用步者。雖各因其所長。亦各隨其地利。惟車不可以獨用。須以步騎佐之。圓而應之。存乎其人。凡爲戰陣。先立家計。家計既固。則可以勝。不可以敗。否則一敗卽潰。不可復支。故大將總統萬衆。列陣

向敵。須分兵先立老營。固壁壘。備炊爨。其正陣。或用井田。或用五行。或用鴛鴦。或不拘於此。隨意整列。俱宜分兩翼以待戰。兩翼者分敵之勢也。中陣以精兵衝突。餘爲揚奇備伏以佐之。揚者、挑戰之兵。即選鋒也。奇、用以出奇制勝。伏、用以襲其兩旁。備、則設伏於後以備不虞。斯家計固密矣。井田大陣。非衆多不可。敵境平廣。我欲深入。則此陣極爲堅固而有節制者。輜重糧食。悉處中軍。可免侵掠。是爲行陣。即握奇也。其陣形體即方陣。但方陣不必列而爲八。開方爲九也。李嗣源謂莊宗曰。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太公之四武陣者。其方陣乎。四武陣、即四武衡陣也。

訓將

世之論兵者。以爲不必用古法也。夫霍去病、張睢陽、皆未嘗倣古。而亦未嘗不合古法。彼其天資甚高。心多靈變。故能自踐懸合兵機。而豈可論於恆人哉。自古未有無方之醫。斯無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膠於法。可也。倘以古法爲可廢。則節制之師何從而有。所貴在無事之時。集世將之子。及武勇出羣之人。教之古名將用兵之術。務精求其義。必可試之當事而不窘於應變。非徒誦其空文而已。萬一有警。出其所知以應事機。指揮操縱。料敵設奇。持重老成。才猷練達。雖疇昔未臨戰陣。而宿將有所不及。何患夫無將才也。嘗觀今日之將官。其下者目不識一丁。而其上者工詩作賦。坐消壯氣。或習武場論策。拾人唾餘。以博一第。其於兵家要義。終身不學。絕口不談。即有談兵者出於其間。反爲楚咻。雖文藻翩然。議論有餘。究其實用。終無一效。脫遇緩急。心驚意怖。縮首牖下。於敵愾何益哉。

項籍平時。嘗學書不成。乃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須學。當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

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荐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太祖嘗朝罷坐東閣。召諸武臣而問曰。卿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閒。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功名者、何人。驕奢淫佚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爲鑒。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與古名將並矣。

忠義

操練之法既行。是有兵而有將矣。第將非忠義。何以爲立功建績之本。而使三軍感動興起乎。雖忠肝義膽。天植其性。臣子應當自盡。原非爲鼓舞人心計。而軍心之向背趨舍。事業之成虧興廢。實由此焉。此裏一定。斷不回移。有時勳業光天壤。於素志固愜。即身與時屯。心隨力盡。亦足灑此一腔熱血。稍報君恩。倘圖身念重。徇國心輕。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即萬年以下。猶令人唾罵矣。

諸葛武侯之輔蜀。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食少事煩。流汗終日。嘗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是以崛強漢中。三分鼎足。

郭汾陽之復興唐祚也。櫛風沐雨。先復二京。單騎講好。身爲虜餌。魚朝恩等讒閒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此兩人者。皆仗忠義以立功者也。

張睢陽之禦尹子期也。每與賊戰。眥裂齒碎。羅雀捕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猶云、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而人倫天道之言。尤分晰曉暢。

岳武穆之圖恢復也。長驅京洛。志飲黃龍。身死權奸。赤心報國。字入膚理。而機關不露。雲垂地、心鏡無虧。月在天。兩語至今猶令人氣壯。此兩人者。抱忠義而殉死者也。成敗雖殊。凜有生氣。九原可作。願爲執鞭。

任賢

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一士強於十萬之師。誰謂任賢而非軍中之首務也。天生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患世無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與無人等。知人者先詢其言。漸任以事。若以爲能言者未必能行。而遂棄之也。則不能言者未必能行。是惟在聽其言而觀其行耳。夫磊落奇偉之英。得試其才。其作用自別凡流。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非碌碌無足見長者也。第碔砆亂玉。令人易眩。倘輕信其浮誇之詞。而遽試之於臨敵。此房琯之所以誤唐。而劉秩之所以誤琯。故大任未投。先授之事。其號令果明肅也。其器械果精利也。其治事馭衆、果嚴整得法也。其三軍之心。果愛且畏也。同舌而稱之。無心非而巷議也。若是者賢矣。萬一謗言入耳。未可遂以爲非。蓋認眞立事之人。必不便於人

之私、而爲人所憎。必默而聽之。徐而索之。其眞與僞自昭也。眞、則不妨屏棄浮言。僞、則顯罪言者以謝過。則賢士益勵。宵人結舌。故袁紹非曹操之敵。以袁聽信讒言。而曹毀譽不行也。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窺。亦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之必爲。無傷於道理者。吾且受之若谷。應之若響。彼既不掣其肘。其作爲必有可見者矣。甄別賢豪。法無踰此。而謙恭下士之禮。尤不可少。主將務攬英雄之心。三略首語也。軍以士爲輕重。士以禮爲去留。得其人而折節禮之。推誠待之。厚以破格之恩。隆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勸爲樂致死者。從古未有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不然。天下未嘗無士也。將不下士。故士有遠引耳。卽有所得。又皆雞鳴狗盜之雄。何裨大用哉。

四臣在齊。而鄰封不敢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堅不敢謀。是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也。

孫武獻兵法十三篇於闔廬。王每誦一篇。未嘗不稱善。先覘其言也。至與伍胥共理國政。內練女兵。外銷隱患。是漸任以事也。然後授以將柄。五戰入郢。北制齊晉。稱霸中原。是徐試之臨敵也。

盜嫂受金。不以擯棄。關張不樂。魚水益懽。是讒慝不行也。

捐黃金四十觔以間楚。而不問其出入。執赴闕上言之人以與郭進。而使誅斬得行。是不掣其肘也。

趙奢爲將。身奉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能下士矣。李抱眞聞有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必卑辭厚遺。卽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遣。能委曲收士心矣。

拊摺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則欲軍中之親附。必盡拊撫之道。饑寒困乏。如以身嘗。疾病醫藥。親臨診視。解衣推食。哀死問孤。殯歿吮傷。恩逾骨肉。言語頻煩。諄勤教誨。財必與共。甘苦與分。卒雖最下。得以情通。三軍未食。將不先炊。三軍未次。將不先幕。軍井未成。將不先飲。親裹贏糧。與分勞窘。以父母之心。行將帥之事。則三軍欣從。萬衆咸悅。

齊穰且禦燕晉之師。凡士卒次舍、井炊飲食、疾病醫藥、身自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贏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爭奮出戰。晉師聞之。引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岳武穆之爲將也。卒有疾。爲之調藥。或解衣以殮死者。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夫吳起之吮疽。唐太宗爲李思摩吮弩血。均使軍中感勵。蓋非常之恩。勢難遍施。故雖愛及一人。而三軍勸者。此用恩之巧也。將軍三軍疴癢相關。三軍與將。生死共命者也。今之將。德澤不加。休戚不顧。惟知用笞杖以立威。剝軍資以充橐。此而欲責之以赴難。必不得之數矣。

軍刑

拊撫之久士既親附倘威刑不肅何以令人嘗見純用恩者兵驕將縱居恆則犯上而無等臨敵則未戰而先退鼓之不進令之不止譬之驕子不可用也夫天之道雖春生不廢秋殺將之道豈以姑息掩我威稜苟在所統犯法有刑即位已崇高親如子弟斷不可宥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所謂罰必上究也蓋萬衆雲屯科條備具告戒分明三令五申已嚴約束欲節制則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則不得不行誅違令者既以必誅奉令者倍加兢守殺之而衆不恐宥之而衆不服至若臨陣猶且峻刑軍心無兩畏亦無兩侮畏我則侮敵畏敵則侮我爲所畏者勝爲所侮者敗善哉古人之言曰爲將者必使三軍畏我而侮敵或臨陣退縮或陷陣不入無問貴賤必斬之以令其餘蓋必勝在乎死戰死戰在知必死軍知退却之必死也是以大呼陷陣所向無敵矣第罰不遷列亦不逾時遷列則衆疑懼逾時則人必生奸養亂取敗亡是皆將過故小犯則宥大犯則誅無心之犯則宥有心之犯則誅持之衡平濟以機術用法雖嚴軍中咸服矣

穰且斬莊賈孫子斬妃嬪皆能戮君之寵愛以正法所謂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也二將竟以此著名人亦竟以此畏二將而不敢犯其令一生得力在此一舉矣

晉將苟晞屢破汲桑石勒威名大振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軍法貸之將無後悔耶母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伏節殺之其從母叩頭求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隋楊素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大率軍刑之嚴。必在乎恩愛既施。人心固結之後。世之爲軍者。平時不知用恩。有罪則加刑戮。每激軍中之變。至激變而始驕惜。惟恐一夫變色。故三軍得窺其底裏。而事之所以不濟矣。豈知嚴刑之將。即三軍不忍叛。將罰施於亂法之人。刑加乎自犯之罪。墮淚行誅。解衣厚斂。欲貸之而無計。非好殺以張威。苟此念昭明。而三軍悅豫矣。

軍賞

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惠。無不謂小者尙無遺賞。則屠功豈肯忘心。此三軍之士。所以畢命向前。計無反顧者矣。昔人有言。賞不踰時。故不獨貴小而貴速。遲則爲屯膏。而人懷觀望。不獨貴速而貴溢。溢則出望外。而人咸激勸。不獨貴溢而貴公。公則如天地。而人咸傾服。不獨貴公而貴信。信則不負人。而人思盡力。三略一書。惓惓重禮賞。以駕馭英豪。良以人雖聖賢。必不效力於孤功之人。將雖明智。必不能得死力於不賞之士。賞不下及。而冀再用其人。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將顧可得之於三軍乎。故有功不賞。雖賞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將之所忌也。然而尤貴不濫。濫則得者不以爲榮。貪者輒圖僥倖。有限之財源。既不勝其漏卮。膏澤之難遍。且將令其觖望。故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此魏武之所以稱明嗇舉約。涓滴成澤。三軍諒之。其心亦悅。此秦王世民所以一羊可以分食。而楊行密錫予將士。其帛不

過數尺者。蓋惟艱難之際。雖儉可以得人心也。

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文公用之而勝鄭。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乎。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祁虎。公召祁虎曰。衰言所以勝鄭。今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祁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祁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孔子曰。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也。此之謂溢於賞。

諸葛武侯之治蜀也。人評之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微而不罰。又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戮。所以既沒之後。能使李嚴致死。廖立痛哭。而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此之謂公。

尉繚云。賞及牛童馬圉。是賞下流也。此之謂賞小。

秋青既破儂智高於廣南。上顧謂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又古名將多有賞人於陣者。此之謂速。

韓信謂沛公曰。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之所謂婦人之仁也。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沛公從之。竟滅項。則能賞與不能賞者。其功效自別矣。

黃石公之三略。則以爲無財、士不來。荀子之五權。則以爲用財之欲參其說。統貴厚賞。而兵法又曰。無使仁者主財。恐多與。多與則近濫。而少與則亦不足以繼矣。賜貲無厚薄。惟宜顛倒之術。圓應通變。軍

中資財。常令有餘。出納之數。應須明白。

草廬經略卷二

將謀

三軍之事。以多算勝少算。以有謀勝無謀。而孔子言行三軍。亦曰好謀而成。故昔人論將之失者。不曰好謀無斷。則曰議論多而成功少。斯言蓋中兵家之膏肓矣。凡爲將攻不必取。不苟出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夫必勝必取而後攻戰者。卽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戰。言先得勝算也。豈如庸將、不料彼我之勢。不決制敵之機。不設奇譎之變。不講地形之利。統軍而進。偶爾合戰。亦偶爾分勝負。而將不能自主也哉。夫勝負之數。將不先定。安能爲三軍之司命。如果敵勢方強。未可與角一朝之勝負。必堅守而不輕爲一戰。及其得機決策。則策勝如神矣。故敵不能誘。亦不能激。中詔讓之而不以爲嫌。衆人非之而不爲之轉者。蓋謀先定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餉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堡。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不亡失。匈奴以牧爲怯。卽趙邊兵以爲吾將怯。趙王誚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遣他將代。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復強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載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知士之可用。而匈奴之已驕也。佯誘匈奴入。而多爲奇陣以待。大破

之。十數歲不敢近趙邊。此其謀在怒我而怠寇。而不撓於君命也。趙充國擊羌。意欲降罕幵。而使先零自破。議者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物議紛然。充國堅不肯從。天子詔讓之。充國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策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屯田十二利。天子從之。卒大破羌。振旅而還。此有謀而不撓於羣議也。

周德威事莊宗。帝勇而輕。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每伺敵之隙以取勝。及胡柳坡之戰。莊宗竟不從其言。而德威敗死。

劉鄩爲梁招討使。莊宗嘗稱其一步百計。及河上之役。末帝不聽其言。促之使戰。鄩敗而梁酖之。此皆有謀而其主不能用也。

將勇

吳子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血氣小勇也。大勇者。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臨之而不驚。加之而不懼。雖折而氣不挫。雖小而不可欺。事機宜赴。有直往而不逗遛。地所必爭。無心搖而有死守。豈非神武之威。凌駕萬夫。有以等摧鋒陷陣者而上之也。脫若不然。見敵先驚。未陣思退。將而無勇。三軍不銳。喪師覆衆。職此之故。又不然。而誤認勇之說。第曰喑嗚叱咤。所向披靡。戈揮千將。力敵萬夫。此偏將之事。非大將任也。

吳漢志強力健。每從光武征戰。帝未安枕。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

自若。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將軍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然若一敵國矣。梁韋叡攻後魏合淝。堰淝水以灌城。魏將楊靈胤帥大將乘勝至叡堰隄下。衆懼衆寡不敵。勸叡退。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命徹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竟克合淝。久之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衆號百萬。連營四十里。梁遣叡救之。叡自合淝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不從。旬日而至。破魏。降衆百萬。

習勇之道。一曰忠義。二曰利害。三曰見定。凡將怯無勇者。必喪師而覆衆。誤人國家。何在。其衆既覆。身亦難存。久而念之。不鼓自躍。見定者。深知彼我之勢。朗燭事機之要。是以不惑人言。萬夫必往。昆陽之戰。光武身先諸將。衆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帝當此存亡之會。非秀殺莽。則莽殺秀。起義以來。此爲緊著。帝之明遠籌之熟矣。豈容再怯乎。

將勤

六韜曰。將不勤力。則三軍失其勢。未有身膺明主之知。職任安危之責。而玩愒爲務也。殫心畢慮。尚恐覆餗。投大遺艱。豈容兒戲。或一人之未察。或一事之偶失。或厭倦而旁諉他人。或憚改而姑待明日。肇端雖小。寸穴潰堤。漸至難圖。悔之何及。此爲將者所以惟日不足。弗遑寧處者也。營寨部隊。躬爲督視。軍資器械。親董其事。撫降馭下。情意懇惻。賓客遊士。不妨折節詞訟聽覽。曲直欲明。簿書牋牘。校讐欲清。遴選衆職。務得其人。賞罰羣類。務服其心。外察敵人。欲詳以審。內職軍情。務密以精。千緡萬目。無不瞻舉。非有奇

術。總由將勤。

田單之守卽墨。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而身忘其貴。當此之時。魯仲連所以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也。

韋叡曰。接賓客。夜算兵書。三更起張燈達旦。且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爭歸之。

諸葛武侯手執簿書。流汗終日。食少事煩。敵人相慶。聆主簿楊顒之諫而終不改。夫田單當宗社覆亡之秋。値主憂臣辱之日。勞瘁捐軀。固將軍事。武侯韋叡夙稱多疾。羸弱若不勝衣。辛勤自難負荷。而惓惓然就之若赴。甘之若飴者。非眞好勞苦而惡安逸也。治軍應敵。衆務紛紜。慮或一誤。所失非小。故士雅運甓習勤劬也。

將讓

易曰。勞謙。謂有功而能謙也。惟有功而不居其功。故天下莫與爭功。有能而不居其能。故天下莫與爭能。蓋功蓋天下。不過了人臣職分。何必炫耀以施勞。況亟欲自鳴。反開讒者萋菲之門。豈保身之長策哉。故有歸功於廟算。有委重於天威。有暢言羣帥效力。而自視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瘡痍可憫。有引辜於平賊之晚。而俯首請誅。有負咎於糜費勞人。而功不贖罪。側身脩行。抑損似無所容。推功讓能。避譽若將染已。遑言摧鋒攘地之勞。發縱指示之妙。昂然作功臣之色。而冀分茅土之榮耶。

靡笄之戰。晉旣勝齊而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

屬人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欒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信陵既奪晉鄙兵符以破秦救趙。趙王多公子之功。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有自驕爲功。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韋叡、曹景宗既全勝魏人。乃設錢三十萬。官賭之。博有梟盧雉特塞五等。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叡勝矣。叡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及報捷。羣帥爭先。叡功高羣帥。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晉三帥有功不居。誠有君子之風。魏公子自責。若無所容。客固稱奇。亦微公子能受善。能得士乎。大抵人非聖人。卽勛勞赫奕。誰曰無疵。緬懷疵累。爽然自失。則矜驕念頭不覺頓消。是亦致讓之術。韋叡以勝爲負。人先我後。特加委蛇。令好逞之人對之面慚。尤自高人一等。

將信

將者三軍之所仰也。一語之出。萬人傾聽。倘有言不踐。云賞不賞。云罰不罰。期約有如兒戲。許可一語無

所憑。則禁令徒嚴。科條徒密。人必將心非而巷議曰。此空談耳。其陳師而諭之也。賞格雖立。人不以爲勸。刑章雖示。人不以爲畏。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統馭雖多。總皆烏合。不可得而用。以其信不足以結人也。其視三軍遵守將令。如奉神明。若尉繚所稱如羊角如水弩。人人無不騰陵張膽致死於敵者。大不侔矣。第信貴豫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是以秦人徙木立信。豫之說也。

晉文公伐原。與軍中期攻十日。攻原十日而原不下。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三日卽下矣。羣臣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

諸葛武侯數四伐魏。憫士卒勞苦。分爲兩班。輪流更代。方攻隴西。長史楊儀曰。代者將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內四萬人。應歸休息。武侯令其歸蜀。兵將起程。魏兵突至。楊儀請留之。諸葛武侯曰。吾用兵命將。以信爲主。便有大難。決不留也。軍中聞此言。皆不願歸。武侯諭之曰。汝等應歸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門而望。何可留此以誤歸期。諸軍曰。丞相如此施恩。我輩願殺魏兵以報。數遣不從。乃命出城而陣。蜀兵多磨勵以待。魏兵遠來初至。攻之大獲全勝。

此外如賞罰之信。無將不然。不可枚舉。蓋千乘萬衆。司命一人。心志難調。耳目難一。上非好信。何以必人之從。何以必事之濟。卽夙號有孚。而一言爽約。且令信從之衆。轉念生疑。況泛泛無足憑者乎。故信爲至重也。

將廉

僨事之將。恆由於貪。貪則刻剝軍中。覬覦望外。是以軍怒而怨之。敵詭而嘗之。失機墮術。士卒離心。即有平生宏遠之謀。竟爲阿堵中物所昏。而半籌不展矣。將能心澄如水。則德盛而威自張。萬衆仰之惟謹。敵人聞風而畏服。大率貪墨之病。由於干進。將惟干造故事錢神。債帥之名。古人所笑。曾不思爵祿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倘碌碌無功。即重賂何益。矧貪婪壞法。國典昭彰。能享福澤乎。國有常刑。何若清心寡欲。勵志功名。

後漢張奐。威鎮羌夷。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鏤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畏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貨財。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德盛行。

國朝廣西都督同知山雲。冰清玉潔。始終如一。帥府有老隸鄧年者。性鯁直敢言。雲佯呼而問之曰。世謂爲將者不忘貪。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年曰。公初到時。如一件新潔白袍。一沾點墨。不可湔也。公曰。人言土夷餽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怒。奈何。年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舉手禮年曰。教我教我。雲固武臣中之矯矯者。而年亦可尚矣。

都督同知王信。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疏羹。故人婚喪傾囊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中。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常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奢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多爲子孫乞官。信絕不爲。嘗總理漕運。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江水洗滌肺腸。少盡區區耳。故劉大夏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如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是數將者誠廉士。凡人爲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實係斯人。任大責重。非大器必不能堪。倘懷染指之情。卽是無心策勵。雖智勇有足錄。終庸夫也。故嘗謂觀人品格。先察貪廉。

約己

夫兵之興也。國家掃境內以專屬之將。主上宵旰。征人露處。而將顧可安樂肆志矜脩富貴容乎。三軍之士必將偶語曰。吾曹千里從軍。櫛風沐雨。若怡怡然錦衣玉食。曾不以我爲念。我何以爲之死也。如是則將之陷心逸志。不幾爲忘身誤國之階乎。是以有投醪而味河水。有仗錙而親土功。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饑不求食。寒不服裘。臥不設席。舍不平隴。樸樕蓋之。以蔽霜露。躬身糗糧。過險必步。與士卒同甘苦。同勞瘁。同饑餒。而心忘其貴也。故軍中感激。士卒用命。爭爲先登陷陣。身死而有所不悔矣。

吳王夫差。不恤其下。方黃池之會。其大夫有與魯之大夫公孫有山氏相好者。乃爲之乞粮曰。佩玉藻兮。予無所係之。旨酒一盛兮。予與褐之父睨之。觀吳大夫之言。吳王厚自奉而不愛人。安得不爲越所滅乎。永和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漢遣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皇甫規雖在布衣。見賢不恤軍士。審其必敗。乃上疏以爲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勞不坐乘。今賢野次垂幕。珍餚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其將士不服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不聽。賢果敗歿。

戒驕

嘗觀將當屢勝之後。輒有驕心。其甚者或一勝而驕。或小勝而驕。皆敗道也。蓋將之輕敵也。始於驕。則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憂其寇。不恤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疎斥。戰則輕進。守則弛備。敵窺其情。故卑其辭而降其禮。佯爲敗以示怯。以玩弄於股掌焉。庸知敵之敗者。爲偶失而無傷於勝勢。或一詘而力猶可再舉。或爲怒我怠師之謀。俟我將驕卒惰。方始乘焉。有一於此。必墮其阱。古人軍勝彌警。良有以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也。以多虞勝不虞。以有備勝無備。深戒乎驕之說也。

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若以詐勝之。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觀文公軍勝而憂。矧曰驕乎。此能戒者也。

項梁屢勝秦。有驕色。宋義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爲君憂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走死。此以驕而敗者也。楚屈瑕亦然。

關雲長擒于禁等。威鎮華夏。吳陸遜謂呂蒙曰。關公矜其驍勇。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倘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蒙乃稱病。遜代其任。僞爲謙遜。盡忠之書上關公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戰捷之後。常無輕敵。古人兵術。軍勝彌警。願將軍爲廣方計。以全獨克。公見書大安。悉撤備。爲吳所擒。此書雖若戒驕。實玩弄之。益其驕也。

夫驕之生也。生於淺慮而寡謀。將有深謀。卽使犁庭掃穴。尙思亢極必亡。豈其成敗未分。便曰前無所

畏。雖心不期驕而自驕。亦由始隱伏而不覺。故伍胥有言。天之亡人也。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災。夫小喜何以致亡。則驕誤人也。

責己

司馬有言。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上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罪。以能易危爲安。轉敗爲功也。將惟自護其短。而以失歸人。此衆口所以呶呶。而三軍之所以不用命。人非堯舜。安能盡善。惟不文己非。不難改悔。引咎責躬。若無所容。以示日月之無私焉。庶萬衆聞而仰之。悅而附之。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第責己之道。須出至誠。非徒騰頰。實取諸圖。苟虛詞以希衆。必取笑於三軍。倘後效之無聞。將前愆爲滋甚。故自怨與自艾交儆。心局與事局更新。然後諸軍激勸。戰無不勝矣。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楚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莊王俛首而泣。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在己。而君下其臣。所謂上下一心。君臣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武侯之敗於街亭也。或勸公更發兵。公曰。大兵軍祁山箕谷。皆多於賊。不能破賊。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過在一人耳。今欲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功可趨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深自貶損。布所失於境內。勵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也。

渾瑊之敗於吐蕃也。以宿將史抗等不用其命。元帥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將在我不在諸將。渾瑊

曰。今日之事。惟理琥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趨朝那。大敗虜兵。盡歸所掠。夫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爲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汾陽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夫人之常情。鮮不是己而非人。以楚莊、武侯、汾陽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然瑊之敗也。瑊始欲設槍壘以自固。史抗以爲示怯而命去之。出而力戰。師還。虜躡以入。是以敗。渾瑊、史抗之罪皆可原矣。假令逗遛而不力戰。或違律而致喪師。郭公不執而誅之。而第責己也。何以正法乎。

受善

集衆思。廣忠益。古人之名言也。蓋智者有千慮之一失。愚者有千慮之一得。矧將非明智。顧可輕物傲人。薄羣策爲不足詢乎。苟其言可裨軍政。佐勝算。卽芻蕘可採。安問從來。降虜可師。何嫌折節。參微言於利害。虛以受人。酌可否於胸中。務求允當。所由算無遺策。動有成功。脫若自矜智術。恣逞胸臆。漫行獨斷。無論謀士止而不來。卽至而必去。知其不足與共功名。亦有獨斷於衷。不撓羣議而立功名者。必其謀、越衆客無過愼之思。明羣情有先事之察。原非憒憒然也。亦有因聽人言而墮績者。必所聽非其人。聽於近倖而違於正人。聽於一二而違於僉謀。聽於浮論而違於至計。卽有明智君子。列三策而陳之。或從其中策下策。而違其上策。皆足以敗事者也。昔人有言。謀之欲多。斷之欲獨。竊以爲斷之欲明。方是眞能受善者也。

繞角之戰。晉之羣帥。皆欲與楚戰。惟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可。晉師乃還。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

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從之不亦可乎。此其所從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於朱异。隋煬之於虞世基。是偏信必倖。似是而非者也。

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不進。令其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餘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此爲將者默有主張。恐羣言惑衆。故斬以令衆。是獨斷也。

楚屈瑕伐羅。狃於蒲騷之勝而自用。使徇於軍中曰。諫者有刑。竟敗而死。是驕而愎諫。似獨斷而非者也。

趙奢既斬諫者。留二十八日不進。忽一日一夜趨至閼與。軍中許歷請諫。奢兩從其言曰。謹受命。卒以是而收秦。是可聽即鼮蕘可採也。

韓信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而師事之。竟用其言。而北收燕、東下齊。

李光弼得賊將安思義。委心問計。對曰。今軍行疲敝。逢敵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炎銳。弗能久持。圖之萬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虜可師也。

大抵將之聽諫。當觀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計。可以從衆。可以從寡。可以獨斷。夫從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鑑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見。自非智略宏遠。城府深密。未有不僨事者。蓋能獨斷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專執己衷。屏棄忠言。但勢有不同。識有獨到。機不可露。故不得不斬妄言者。以息浮議耳。

致身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而孟德之譏袁本初。亦云幹大事而惜身。則信乎致身之義當講矣。夫棄軍離地。與逗遛不前之將。何嘗不是愛惜其身。而非外見殺於敵。則內見戮於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國。腥血漬戰袍而愈厲。矢石落左右而不驚。孤城捍強敵而神閑。深入、抵賊巢而不懼。蓋三軍勇怯。恆視其將。將畏縮而士氣痿。將強毅而士氣張。與其貪生畏死。遺臭萬年。孰若舍生取義。垂芳百世。況必死不死。幸生不生。既以身任國事。滅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何能作兒女之態。奉身縮首而已耶。

韋叡救鍾離。魏軍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中潭。將刃納於靴曰。戰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勝。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張巡每與賊戰。將吏有還者。巡立戰所不動曰。還爲我決之。諸將還致死。由是戰無不勝。

劉錡至順昌。虜勢正狂。軍中勸錡去。錡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謂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連戰金兵。兀朮遁去。

夫中潭之勝。由靴中之刃。順昌之捷。由寺門之薪。而韋叡與睢陽堅立蝟集之場。不移跬步者。已將此

身存亡。置之度外矣。蓋與敵相薄。如入虎穴探虎子。非舍生不可。舍生則勝。惜身則敗。勝則我生而敵死。敗則我死而敵生。但務出奇用智。毋空爲匹夫必死之勇耳。故孫子云。必死可殺。必生可虜。三復斯言。堪爲軍主。

一衆

兵法曰。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衆心不一。則彼此互諉。進退疑二。敵人薄之。前陣數顧。後陣欲走。雖百萬之衆。竟亦何益。故一衆之說。兵家所同。三略曰。士衆欲一。司馬法曰。氣閒心一。孫武子曰。齊勇若一。六韜以一爲獨往獨來之兵。尉繚以一爲獨出獨入之兵。所謂獨者。謂能使三軍之衆。一心同力。齊至死戰。一之之法。拊摇欲厚。激勸欲勤。號令欲嚴。賞罰欲信。俾士卒戴我而樂於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頓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萬人一心。奮勇直前。人莫能禦。如吳子所稱父子之兵者是也。

嘗考紂有臣億萬。維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維一心。是以一舉而牧野成功。此以仁義一衆者也。

吳起說武侯以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次功坐中行。餚席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行之三年。秦人興師。士不待吏令。介胄而擊之。起乃率無功者五萬人。破秦五十萬衆。此以恥一衆心也。

項羽救趙。既渡河。破釜沈舟。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大譟而進。楚兵呼聲動天地。英布、蒲將軍等。冒死

先登所向無敵於是九戰虜王離諸侯從壁上觀莫不震恐失色此頓兵死地而以致死一衆者也至於善拊搤以一衆以忠義一衆是又不可勝數雖然衆宜一矣尤宜精倘器械士衆素非精練驅怯弱無用之人置之必死之地是猶以肉投餓虎也惟器械精造士卒精選多則數萬少則數千鼓激之餘拊搤之下馭以道術乃可橫行

選能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貴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才使藝惟視其長盡歸擢用謝安將其姪元郗超以爲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嘗與之同在桓公幕府觀其使人雖屐履之閒未嘗不得其任信斯言也將固重選能矣蓋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原無可棄之人惟用違其才始有難成之績夫梗枏寸蠹良匠必收奇士跅弛良將必用故雄才碩彥推誠禮之謙恭下之智用技藝恩信聯之資給厚之俾人人自以爲得將之親任無使流落不偶心懷去志一才一能悉竟其用因人付任各當其職建功立名此爲先務

太公云王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蓋士藏器草萊奮迹麾下者古來不乏故大將受任先訪奇才異能之士悉置幕府高識遠見可使助謀巧詞善對可使遊說能致敵情可使閒諜熟知敵境者可爲鄉導踰溝越壘往來無迹者可使密覘達天象善卜筮者可使佐謀臨高歷險馳射如飛進則先行退則殿後者可使爲騎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弓弩者可使爲步將深知水性鼓

枻若飛。縱橫出沒。射疏及遠者。可使爲水將軍。如宋末劉師勇、水將軍也。而使統步卒。張世傑、步將軍也。而使統水軍。宋竟以亡。文種有牧民之才。則使居守。范蠡有應變之才。則使隨君。越是以伯。則選任賢能。隨身器使。其關係豈小也哉。

料敵

夫敵情叵測。常勝之家。必先悉敵之情也。其動其靜。其強其弱。其治其亂。其嚴其懈。虛虛實實。進進退退。變態萬狀。燭照數計。或謀慮潛藏而直鉤其隱伏。或事機未發而預揣其必然。蓋兩軍對壘。勝負攸懸。一或不審。所失匪細。必觀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凡軍心之趨向。理勢之安危。戰守之機宜。事局之究竟。算無遺漏。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以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姬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也。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頓與蔡許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也。諸侯奔。離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撤威。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諸侯之師乃皆敗。

唐王睿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奚落水上。毗伽大恐。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睿之約。必喜而先至。睿與張嘉貞不相悅。

奏請必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先分兵開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姬光、暾欲谷可謂料敵之審也。孫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故知敵之可擊。又知吾卒之可以擊。地形之可以戰。然後能全勝焉。世之爲將者。無論不能料敵。亦且不能自料。遇敵則戰。戰敗則遁。自守猶不足。乃欲出師以攻人乎。

草廬經略卷三

遠略

天下良將少而愚將多。故多狃近利而遺遠略也。務遠略者。雖無一時可喜之功。而有制勝萬全之道。不以小勝而喜。不以小敗而憂。不以小利而趨。不以小害而避。洞達利害。兼覽始終。其靜俟若處女。其祕密若神明。其期許也若落落難合。其持衆也愼。其慮事也詳。其料敵也審。其應變也舒。其投機也捷。非必取不出衆。非全勝不交兵。緣是萬舉萬當。一戰而定。國無遺寇。勛無與匹。譬若奕者。高著低著。人謂可略。到頭一著。則乾坤老而始信敵手之稀。譬若良醫平和之劑。似無速効。而起死回生。則衆不能。而獨妙刀圭之用。爲將亦然。

趙營平伐羌。軍初至。羌以數十騎出入軍旁。諸將欲擊之。營平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爲誘兵也。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

李愬已克蔡州。諸將請曰。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之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小。若矜小勝。恤大敗。先自亂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張浚使張彬謂曲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浚不以爲然。故有富平之敗。端之言蓋慮遠者。奈何浚不從。而僥倖一戰。遂使關陝竟不可復也。惜哉。

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而蜀賴以安。

夫遠略與近利相反也。不觀近利之害。而無以知遠略之功。將尙近利。則敵小懲而大誡。謀慮必周。險阻必備。親賢愛民。和衆固交。無隙可投。務遠者。潛完吾力。潛脩吾備。佯示不能。佯若不進。敵玩易之。決無戒心。因而乘之。事半功倍。

戰權

閫外之事。敵情變態不測。機權伸縮若神。固非淺識者能謀。亦豈千里之外所能遙斷耶。嘗見古來大將臨戎。自非明主在上。則議論風生。謗書盈篋。敵無可擊而姑待。謂之逗遛。機已可乘而速進。謂之喜事。增城築險。謂之糜費而勞人。佯怯示弱。則曰巽懦而難任。刑及當路貴重。則曰擅誅。賞及牛豎牧圉。則曰濫與。搖手足動干文網。救過不暇。安望立功。此而督責使之。是猶欲騏驥之走而鞭其足。欲孟賁之擊而掣其肘也。故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權。然後可以奏師中之吉。其進其退。其緩其速。其戰其守。其罰其賞。概由大將。君無與焉。萬一事涉可疑。當如漢宣故事。不妨以璽書頻於軍中問趙將軍不戰。庶幾外結君臣之

義。內憑骨肉之親。由是大將得行其志。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氣厲青雲。疾若馳驚。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死。雖其將之善將兵。亦緣君之善將將矣。

唐德宗之世。命將出師。嘗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於是將帥趦趄。莫敢自決。安祿山既克東郡。阻潼關之險。不得西進。會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中使趨哥舒翰出兵復陝洛。翰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略。是必羸將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而擒也。要在成。何必務速。上聽楊國忠言。遣中使促之。項背相望。翰慟哭出關。遂大敗。

劉鄴爲梁鎭晉。末帝怒其不戰。謂諸將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從事。終敗大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擊。諸君籌之。末帝促之。鄴不得已出戰。大敗。

甘茂之息壤在彼。許翰之杜郵二字。岳武穆之金牌十二。成敗懸殊。一從中制也。戰權不獨忌中制也。即長子帥師。而弟子參之。是分權也。李顯忠之撓於邵宏淵也。良將之軍。而豎子監之。是奪權也。李德裕之請勿置監軍是也。不立主帥。而分任各將。是無權也。唐肅宗以六十萬衆而敗於史思明也。甚矣將權之宜一也。

部分

大將之部分諸將。欲得其勢。即如奕者之起手下著。必須先得其勢。以成勝局。然而最忌太遠。從數路進

兵者。兵家常事。所以分敵勢。令其救此則失彼之意。但此必我強敵弱。我可憑陵而後用之。如或敵人既強且智。知我數路進兵。偏師阨險。綴我諸兵。令不得進。復併力一路。出奇設伏。反令我一路之兵。應時而潰散矣。蓋兵力弱。聲息不通。懸隔難援。而客主之勢自然不敵。此定理也。晉武平吳。數路而克。曹彬伐蜀。數路而危。故武侯不聽魏延子午谷之計。良有以也。蓋非可輕之敵。須從一路依法進兵。犄角爲援。臂指相使。卽不大勝。亦不大敗。入人之境。前軍分數道。以防擁併難行。且使應敵號令進止。金鼓相聞。發蹤指示。氣脈相應。仍令數軍於後。以備敵之後襲。且爲首之聲援。前鋒在前軍之前。遊騎在前鋒之前。亦僅四五里許。專爲探視敵人之動靜。奪險守伏。見可而進。恐太遠則救應不及。將令不聞也。兵多地廣。似此爲宜。倘遇險阻。必須權變。必訪求別徑奇道。可以暗襲。可以邀擊。可以設伏。可以劫糧。可以爭利。可以據城奪塞者。別令死士乘閒疾出。此奇兵也。恆與正兵相爲表裏。大都伐人之國。師期宜速宜密。使敵不備。故尉繚子有云。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恐其淹久。敵聞而從容成備。非我利也。韓安國諫伐匈奴。上言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餓。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今將捲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行則乏糧。徐行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故曰弗擊便。此言深入宜愼也。司馬仲達拒諸葛武侯。張郃勸懿分兵駐雍郿爲後陣。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懿之言。謂軍宜有後。不可分駐太遠也。凡軍無後

援謂之孤軍。輕進鮮有不敗也。李陵受困。無後固者也。

隋文帝時。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文可汗發兵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起。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殉。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是部分之明也。

號令

大將有號令。是三軍之所慄而奉者也。號令不嚴。則玩而易之。何以責人之用命哉。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凜若雷霆。迅若風行。方其欲發。必躊躇。既定。可以必人之能從。可以諒事之必濟。然後渙汗從而施焉。蓋軍有常刑。將無反令。故寧審而發。毋發而可以轉移之也。嘗見庸將之令。或中格而不行。或朝更而夕改。或違令而不誅。此雖三令五申。祇取煩瀆耳。令苟必行。衆無不遵。故邾人不信魯之盟。第信季路之一言。以其言在必踐也。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匈奴。漢文帝親自勞軍。至霸上、棘門兩軍。直馳入。將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夫將軍之令。不以天子而撓。而其主又如其令。俾將威之必伸也。可謂明良相遇矣。

李光弼之鎮朔方也。號令出。旌旗壁壘皆變。軍中指顧。諸將皆不敢仰視。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

岳武穆討楊幺。賊黨曰。岳節度令出如山。不可敵也。因而降。其送紫巖張先生北伐之詩曰。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觀此而武穆之令可知矣。

軍容

軍之有容也。所以振揚威武。壯三軍之魄。而奪敵人之氣者也。軍容不盛。則軍威不張。軍威不張。則將之能否可知矣。是以器械務取其精銳。旌旆必求其絢爛。甲冑務欲其鮮華。人馬騰陵。三軍生色。眞將軍也。

魏閻昌義之於鍾離。梁曹景宗等救之。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

後五代時。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精兵七萬人救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梁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輝耀目。晉軍望之色動。此其能張軍容。以寒敵之膽也。

誓師

吳子有言。百姓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勝。未有義聲煌煌而三軍之銳氣不倍爲鼓舞者也。故出兵之際。則陳師而誓之也。其聲罪欲明。約束欲嚴。賞格欲厚。刑章欲肅。夫聲罪明則軍威張。約束嚴則紀律正。賞格厚則士樂趨。刑章肅則人警畏。此自甘誓湯誓以來所必重也。故爲將者。毋以爲故事而漫嘗之。忠義慷慨。激揚吏士。慶賞刑罰。申飭再三。爭先用命。同立功名。貴賤相忘。禍福與共。自可目無強敵。威自百倍矣。

啓卽位。有扈氏不服。王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之師。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遂滅有扈。

秦王猛攻燕。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兼任內外。今與諸臣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主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善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夫甘誓則聲罪明而賞罰備。王景略之誓。其立功報國。則激以忠義。受爵稱觴。則啟以福澤。深入賊地。則示以利害。宜乎人之踴躍也。

陰陽

夫天官時日之禁忌。元象物兆之吉凶。其屬人創造者。本駕誕以爲使愚之計。卽睽若冥定者。其轉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眞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談奇門遁甲。金甲神將。而可爲決勝之策者也。蓋千軍萬衆。誑惑易生。而鼓舞激揚。操之在將。是故不憑虛以墮軍實。不拘常以失事機。或見怪不怪。矯凶爲吉。或托鬼托神。若夢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孫子曰。能愚人之耳目。使之無知者。此其一端歟。

禁祥去疑

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人事旣脩。我操其必勝之勢。卽天象茫茫。尙不可拘。況卜兆時日。何足深信。而乃簧惑於此。自失機會。從古以來。蹈之者多。如此溺習。亟宜破除。

武王伐紂。龜卜不吉。風雨暴至。羣臣盡懼。惟太公強之焚蓍龜不卜。以爲腐草朽骨。豈可爲憑。竟滅紂。

此龜兆之不足信也。

劉裕伐慕容超。超曰。今歲星在齊。以天道言之。吾不戰而克。遂不守大峴之險。爲裕所滅。此歲星之不足信也。

冉閔攻後趙襄國時。救之者多。閔欲固壘以挫其銳。道士法饒進曰。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從之。出戰而敗。此元象之不可深信也。

唐莊宗欲襲梁。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可因之而阻大衆。莊宗從之。滅梁。

魏主伐燕。其日往亡。太史諫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所忌。魏主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獨不以甲子日興乎。攻燕克之。

李愬攻吳房。或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吳房。人亦有以此諫劉裕者。裕曰。我往彼亡。何忌之有。

鄧禹爲王匡、成丹、劉均所敗。諸將見兵勢挫。恐賊乘之。勸禹夜去。禹不從。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卽出兵以乘勢蹙禹。鄧禹因得更理兵衆。其勢復振。次日乃攻禹寨。賊大敗。此歲星時日之不足信而拘之者誤軍計也。

今日軍中動輒鑿慕太乙、六壬、奇門、遁甲、六丁、六甲神將、太乙辨方向之利否。爲趨避之指南。卽使其

方不利。獨不可伐人之國。而值外侮之來。可以不禦乎。卽使其方向利。而敵勢強不可擊。我兵不足擊。亦可趨利而不顧其後患乎。此太乙可知而不可恃也。明矣。六壬京房諸家神數。亦宜收錄。第托名於此而無一驗者。舉目皆然。軍機何等大事。而可嘗試爲耶。須以目前小事。試其驗否。果驗而後用之。如其小者不驗。則其大者憑虛遠之可也。奇門丁甲神將。大概聽其言則有施之用則無。祇可誑惑凡庸。豈能鼓簧明智。卽奇門雖有。而武侯誠意不可多得。今直藉其虛名而已。觀雲望氣。星歷之儔。亦須驗試。方與諸家神數並用。

矯言定衆

興師出征。勢不容已。萬一妖兆突起。士衆驚疑。不戰而先自屈矣。故必矯以爲祥。而使人心之徐定。然後審勢觀變。相機而動。料勝而出。而毋輕舉。以貽不追之悔。毋猶豫而失可赴之機。庶幾以持重獲長算。以明斷樹奇勛。

謝艾禦麻秋時。謝艾少年書生新將兵。而麻秋百戰之強虜。方出兵之際。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夫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麻秋戰。大破之。

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卒。杯酒盡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耳。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蓋飯罷衆心始安。進擊公祏。滅之。俱矯凶爲祥。恐衆士之驚疑也。至其進兵而捷。又在人事之強。非凶兆之果爲吉

兆也。

假托鬼神

大敵在前。勢且莫支。吾三軍怯弱疑沮。此而欲令其奮。非可得之賞者。計必依附神道。以陰鼓其銳氣。正人事也。未有廢人事而不脩。信鬼神爲可恃。可愚如王凝之與宋靖康之君臣也。

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燕復以騎劫代樂毅。齊人屢敗之。後勢弱而兵怯。田單乃陰鼓之。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旋舞下食。燕人怪之。單令城中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田單曰。子勿言也。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衆信之。乃奮。遂破燕師。殺騎劫。

劉聰遣劉暢攻滎陽時。李矩守滎陽。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此均托鬼神而勝者也。

孫恩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大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其屬請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備鬼兵守要津。不足慮也。恩遂破會稽。殺凝之。

金人攻汴。郭京自言。能祈六甲神兵。可擒金之將。直擊至陰山乃止。孫傅、何栗尤信之。或有諫傅者。傅曰。此人殆天爲時生也。時又有劉孝竭等。或稱六甲士人。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舉國若狂。無敢明言其非者。金人攻通化門。何栗趨京出師。京敗而遁。汴梁遂陷。

梁之後主。尊信佛道。于謹之師入。猶戎服談元曰。吾至釋梵境上。肅然口爲偈。羣臣亦有和之者。江陵遂亡。此均信神而取敗者也。

糧餉

法曰。兵無糧食則亡。信乎三軍之事。莫重於食矣。必士有含哺鼓腹之樂。而後有折衝禦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戰自潰矣。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不以時而食亦饑。況以數十萬之衆。所費既奢。千里饋糧。又非旦夕可至。嗷嗷待哺。安能俟西江之水。而蘇涸轍之魚乎。是故久守則須屯田。進擊則謹糧道。深入則必因糧於敵。古今之定理也。

屯田

屯田之置。始於漢開西域。道遠難餉。乃置屯田吏士。夫漢以前非可無屯也。三代之法。寓兵於農。故不必屯。自兵農分。而兵出力以衛民。民出粟以養兵。轉輸千里。絡繹不已。所運既遠。勞費過半。如秦人起負海之粟以餉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鍾。軍得而食者能幾何。民貧士餒。公私俱困。則敵乘其外。變起於內。如此而國安者。未之有也。欲無遠輸之害。不得不議屯。以萬人論。分三爲守。分一爲屯。給種給牛。人數十畝。計除衆費。一人之獲。可食數人。如敵稍緩。分半爲守。分半爲屯。所獲益奢。則一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且臨敵之境。荒涼極目。而設險開塹。置堡立城。遏敵之衝。以蔽耕者。仍令耕者不得離百里遠。萬一有警。朝呼夕至。伺敵觀變。且耕且守。行之得法。敵不能擾我耕穫矣。且極邊之城。處處有兵。近敵者守。居內者屯。敵

又安能越而擾乎。昔武侯伐魏。每遇糧運之難。不克伸志。乃令諸軍屯田於渭。夫深入敵境。耕人之土。猶不慮敵之侵擾。況屬我之境。而乃畏敵不敢爲屯田也。尙謂國有人乎。故用兵之久者。當以轉運爲權宜。以屯田爲長策。庶幾可以息百姓之肩。軍無枵腹之憂也。

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牛馬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羌虜易以計破。難以力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願罷騎兵分屯要害。就草爲田者出賦。人二十晦。充入金城益蓄積。省大費。帝從之而羌平。

晉羌祐之鎭襄陽也。與士卒罷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也。乃有十年之積。

郭子儀之鎭河中也。患軍中乏糧。乃自耕白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宋將如岳武穆、吳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觀之。無代不屯。無屯不富。卽趙充國所謂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也。

至我國朝沐英請屯田於雲南。高皇帝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民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國家。有志古人矣。乃敕天下衞所。盡置屯田。

謹糧道

夫糧餉之道。係吾軍咽喉。存亡通塞。成敗攸關。長慮卻顧。豈容怠緩。我入敵境。敵若善兵。或以遊兵往來。抄掠吾食。或以偏師塞險。截我後途。或以奇兵出我不意。焚吾積聚。有一於此。爲敵所制。故凡糧食轉運之徑。庾廩充溢之所。遠其斥堠。守以精兵。敵若潛來。自應無患。且寇雖善襲。必不漫嘗。防守既嚴。陰圖自寢。上兵伐謀。是之謂也。

袁紹攻曹操。遣將淳于瓊等督運烏巢。操自將取之。張郃曰。曹公兵精必破瓊等。瓊敗。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紹不從。竟敗。此不知謹者也。

曹操下河東。周瑜欲往聚鐵山取操之糧。諸葛武侯曰。曹公生平慣斷人糧道。豈無重兵守之。往必敗。瑜乃止。此防守之嚴而陰謀自寢也。

因糧於敵

兵法有之。得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得敵一石。當吾二十石。夫敵一何以當吾二十也。蓋飛輓遠餉。糜費居多。未若因糧於敵。悉爲實用。況深入重地。餽運不通。恃敵饒野。爲我懸餌。分衆掠地。取其秋穀。破地降邑。取其倉糧。或德盛而恩深。民咸餽獻。或以權而濟事。抄獲爲資。三軍足食。謹養勿勞。伺隙出奇。乘機疾戰。謀施不測。志在必取。無務淹久。此智將也。

劉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且不得還也。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則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此必不守險清野。敢爲諸軍保之。及過大峴。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大峴。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兵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王全斌伐蜀。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三泉。獲軍糧三十餘萬斛。克利州。獲軍糧八十餘萬斛。軍賴以濟。遂平蜀。此皆因糧於人以成大功者。我無食而敵有食。在我則反客爲主。我既飽而敵饑。在彼則反主爲客也。

地形

地形之說。備載乎孫子九形、九地、行軍諸篇矣。他如吳子之天竈、龍頭。太公之車地、騎地。司馬之歷沛、歷圯、兼環龜。皆言地也。大都屯營置陣。得地者強。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營陣處高陽。依險阻。堪設伏。便樵汲。利糧道。無餘蘊矣。而戰地則不一端。總宜居己於崇高。居敵於卑下。居己於寬舒。居敵於隘塞。居己於陽潔。居敵於坎坷。居己於可藉之鄉。居敵於無所可恃之處。居己於有勝無敗之境。居敵於敗莫救之中。居己於先至逕勝之明。居敵於後至失據之拙。兩軍交戰。地不兩利。我先得之。敵爲我制。雖可利人。實由人擇。固分險易。還務通權。無論車騎與用衆者利易。步戰與用寡者利易也。欲三軍之力戰。則置之死地。慮勁敵之侵軼。則尤宜阻水與傅山。要害形勢。死守不移。倘或難憑。須當設險地爲我得。敵不敢攻。尤應致人。使之自墮。此勝算也。

耿弇攻巨里。費邑救之。弇聞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馬服君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馬服君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狄青攻儂智高於崑崙關。賊銳甚。右師孫節搏戰死山下。時賈達將左軍。私念兵法云。先據高者勝。引兵疾趨山始定。賊至。達揮劍而下。斷賊陣爲二。賊遂敗。此得地利者也。

李光弼受命攻史思明。師至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利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師殲矣。賊致死於我。不如險阻。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伏發。官兵大潰。

張浚合諸軍四十萬人於富平。以禦金人。會諸將議戰。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浚不從。竟敗於金人。此失地利者也。夫與敵相持。猝然遇之。須按視地形。趨利避害。戰地不利。不妨引退。選勝而居。敵或乘此而薄我。則阻澗依阜。先爲自固之計。是應卒者也。而軍容旣定。敵未卽臨。尤不難於審處。百里內外。將引輕騎。周視流覽。孰是戰場。孰堪設伏。孰宜先據。孰當避忌。因地待敵。懸權而動。敵趨而來。勝之易矣。

詭譎

兵者、譎之道也。以詐立、以利動者也。夫兵不出奇與正。奇之外。詭譎之名。何自而立也。蓋其爲術小。而施

之於用則鉅。或以爲外愚士卒。令入我彀中而不覺耳。是故敵交非詭不疑。敵情非譎不致。敵謀非詭不誤。士衆非譎不鼓。誰謂詭譎而可廢也哉。若曰仁義之兵。不用詭譎。此宋襄成安之迹。安得不敗也。第詭譎之用。須當度敵情。揣事機。達微曖。料始終。知情有所必至。機有所必應。曖有所必通。局有所必結。乘敵之隙。舞智弄術。圓而轉之。神而用之。初若無奇。終知微妙。斯巧於譎者也。

陳平六出奇。盡詭譎。其以惡草進楚使。而以太牢進亞父。使項羽疑之。竟不用亞父。其事與慕容廆相類。高句麗與段氏、宇文氏、共攻廆。廆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歸。而宇文敗。此以譎疑敵者也。

李光弼寵李日月而高廷暉降。

岳武穆欺諜者而曹成出。此以譎致敵者也。

虜圍于謹于謹有馬二匹。一紫一騮。使勇者乘之而出。虜以爲謹而追。謹乃乘閒得脫。此以譎誤敵者也。田單守卽墨。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齊人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恐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者。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此以譎疑敵。又兼以鼓士卒者也。

夫兵不厭詐。何必諱言詭譎。計必敵愚如騎劫。暴如項羽。非素相親愛之交。如宇文、段氏。則譎可行也。

蓋愚則不復覺。暴則不及察。不素相親愛。則疑忌易萌。巧投易中。而敵無不誤矣。至於士卒尤易鼓舞。以吾機術。愚其耳目。第可試之臨敵制勝。而非上下之交。可以變詐鬼魅爲也。

草廬經略卷四

恩信

世之論將者。地位之高。撻伐之威。俾敵聞風遠避而已。至招攜懷遠之略。則鮮有知者。緩德化而先驅除。謂爲勝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誠不可以禮義感。然善惡亦須分別。則德刑還宜並施。是故撫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敵爲腹心。但在酌事宜。達權變。知情僞。洞幽隱。毋徒慕恩信之名。而自貽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敵或因我廣開恩信。便爾乘機挾變。轉奉琛爲露刃。或姦行帷幄。或臨陣反戈。或暗洩軍情。或竊焚糧車輜重。或約賊內外咸進。或設計陷誘人馬。稍爾不察。爲患非輕。此又爲將者所宜預防也。

羊祜鎮襄陽。開市大信於吳人。降者欲去皆聽之。綏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與敵人交兵。尅期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進詭詐之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使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鄧頲等來降。二兒之父母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之。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後不絕。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聚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而不名也。陸抗每告其戍兵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不能至。驚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常夜與飲。出侍姬以覘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窺之。慕恩竊無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者使討之。無不期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也。

穆宗時。所以待俺答者。酷與此類。釋犯順之深仇。禮來奔於亡子。因其迎請。厚遇遣還。信使往來。情逾父子。遂令五十餘年。邊靖烽息。

總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來降之隱念。不墮術而隳功。有推誠以安邊。無招尤而起禍。不至如蔡牟、岑彭之被刺。郭絢、李元平之致賊內應者。斯爲善矣。

果斷

大將臨戎制勝。未有不敗於畏縮而成於剛決者。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或延攬忠告。或獨據神機。參伍詳審。料敵設計。得策輒行。豈容留滯。是故不模稜而廢可底之績。不後事而失可赴之機。圜轉迅發。決斷如流。才明練達。稱良將也。嘗觀剛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於果斷。彼其所謂斷者。不度可否。不聽良謀。作事憒憒。恣行胸臆。敗所由來也。夫果斷之道。託基在明。明則無不當矣。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許攸謂紹曰。操盛兵在此。許都必虛。遣兵從閒道襲之。不勞而下。奉迎天子。首尾相攻。操可擒也。紹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勸操襲烏巢屯糧之所。操卽從之。紹潰。夫攸事袁最久。而於曹操爲新奔之虜。心事未可托。紹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用。此緣袁紹多謀無斷而操能斷也。荀彧、郭嘉、嘗謂操曰。公有十勝。紹有十敗。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將之不可無斷如此。乃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一則以好勝而智昏。一則以納忠言而明。信乎斷生於明。明生於從善。愼無偏任己衷以執拗也。

持重

六術有云。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參以伍。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此其說。大率多持重也。否者僥倖乘危。輕進而易退。銳於見敵。事至而周章。或矜己之長而爲人所誘。或忽人之計而嘗試其軍。或變動無常。急遽無漸。兒戲無備。過險而不戒。布陣而不整。置壘而不堅。料敵而不審。慮事弗精。馭軍弗嚴。決勝弗周。是數者、皆持重之反也。明於此而反其所爲。則進不可禦。退不可追。暗不可襲。明不可攻。何敵能謀而勝也哉。

程不識之爲將也。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而不得休息。虜不得而犯之。

趙衞尉之爲將也。遠斥堠。正部伍。行則必爲戰計。守則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務遠略不務近利。規畫羌虜。詳審周悉。辛武貴欲人齎三十日糧。分道出擊罕幵。衞尉備言其利害。不爲僥倖之計。皆得持重

之道也。將持重則罕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敏捷。而發以時也。由此而詭譎也。是鎮靜中之奇變。而投以機也。由此而果斷也。是精詳中之神武。而出以愼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綱領。全在於此。

迅速

兵者、機以行之者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批亢擣虛。能使敵人前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若飛電閃燦。令人倉皇四顧。不可方物。大要料敵欲審。見機欲決。原非履險蹈危。倖功於萬一者也。倘虛實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敵情有未諳。我勢有未審。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輕易。當敵之有備。用率孤軍。深入重地。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擄掠無獲。糧道既絕。救援不通。雖韓、白、不能善其後。亦有先緩而後速者。緩者令其弛備。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備。而不虞我之至。則往無不克。發無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國。獨與齊好。置而不攻。齊亦善秦。坐視六國三晉燕楚之亡而不救。以爲秦好可恃也。五國亡。始發兵備西境。秦將王賁。佯言巡守燕地。自北領兵猝入臨淄。民莫敢格。遂滅齊。

韓世忠既滅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餘里。羣賊不虞其至。兩城遂降。此皆先緩而後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墊江。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

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其將侯丹率萬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楊翕、臧宮、拒延岑等。自引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敗散。以迅速也。速之道。其退藏也先之以密。其偵敵也知之以悉。其欲得也操之以必。藏之不密。敵知備偵之不悉。投無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所終矣。

貴和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信乎師克在和也。三軍既和。上下一心。貴賤同力。勝則相讓以歸功。敗則各引以爲過。投之所往。如臂之使指。可合而不可離。是謂父子之兵也。其不和者。有善歸己。有失歸人。有功則爭。有急不救。名位頡頏。妒忌相仍。羣帥猜疑。上下攜二。卽倖勝焉。敗可立待也。然和輯之法。常在主將。勢位相忘。過失相隱。強弱不較。嫌隙不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不可理遣。主之以仁義。佐之以忠恕。出之以謙恭。成之以遜讓。猶曰有不和者。吾勿信矣。

韋叡禦魏時。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至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二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然。

魏攻徐州。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無功。乃詔叡會焉。時景宗久貴。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里。宜善奉之。

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卒破魏人百萬衆。吳陸遜禦劉先主於夷陵時。諸將皆耆舊。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每優容之。及破先主。諸將乃服。權問之曰。君初何以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曰。臣受恩深重。任過其才。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喜稱善。此皆以和而成功者也。

隱公十年秋七月。鄭人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馬燧與李抱眞同奉命攻魏博。李抱眞殺懷州刺史楊鉷。鉷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眞怒。乃共解邢州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眞軍。抱眞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田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芃救之。攜抱眞不平。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帝數遣使謀解。不聽。王武俊掠趙地。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眞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耶。將引還。李晟和之。乃罷。議者謂燧私忿交惡。卒未成大功。此皆不和而僨事者也。今之患正在於此。經撫不和。故臨敵相觀望。戶兵不和。故取費爭持籌。言路不和。故議論不歸一。天下事。本一家事。乃各立一門。各置一喙。不致於潰決不已者。誠不知何所見也。正吳子所謂不和於國。不和於軍。豈亦能和於戰陣乎。故決勝之難也。

尙暇

大敵在前。干戈倥傯。將無疾言。又無動色。神情悠適。有如平日。自非器局宏遠。城府深密。有以養至勇於

至恬者。而能若是乎。故其與寇對壘。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臨機決策。氣勢盈溢。揮霍如流。自是高人頭地。倘終日皇皇。心懷意亂。事至而驚。罔知攸措。徒勞而持拙。此庸將也。然至暇之術。非可矯情鎮物。妙在綽有主張。主張既定。物不能移。可以試之震蕩而不驚。可以試之紛紜而不擾。可以試之盤根錯節而不留滯。由是三軍之士。見吾將之從容自如也。莫不有所恃而不恐。有所依而思奮。是皆閒暇以成其功者也。

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卜以射犬御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也。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軍而行。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八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而鼓琴。楚重問晉國之勇於欒鍼。鍼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曰好以暇。

宗澤爲汴京留守。金人來侵。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澤對客奕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徐選精銳出擊。敗之。

晉大失致師而鼓琴。以暇而示勇也。宗澤當危而閒暇。以暇而安衆也。蓋兵者死地。人心方危。而將亦危疑。皇遽失其常度。轉相搖動。潰散因之。故亞夫、軍中夜驚。擁被而堅臥自若。安石、大敵方至。而圍棋賭墅。大爲有見。

尙靜

夫三軍之事。譁則亂。靜則治。必至之理也。以靜待譁。以治待亂。未有不勝者也。顧萬衆紛然。致靜爲難。非大將號令之嚴。束約之豫。何能轉致紛爲至寂乎。靜之說。不獨臨敵。在陣爲然。卽平居市井閭里之同羣。道路關津之歷涉。莫不皆然。就中進止分合。科條多。告誡明。第許耳聆將令。目視旌旗。有妄出一語者。必按軍法。是故非嚴刑不靜。非節制不靜。非主將靜以鎭之。又不能靜致靜之由。固未可求之旦夕閒也。

晉楚鄢陵之戰。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士卒以厲。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譁。合而加譁。各顧其後。莫有鬬心。我必克之。楚果敗。

安太清與周擊合衆三萬攻北城。登陣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譁。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此兩人者皆敵之不靜也。

宋將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出。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名將也。

劉錡之在順昌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夜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聲。此兩人皆能靜者也。靜則定而致暇。耳目不驚。心志不亂。志氣漸張。齊勇若一。而所以奮擊必前者此也。故治軍者主靜。而審敵者亦覘其靜譁。而可知強弱勝負之分。

尙祕

兵者、機事也。機不深藏。使士卒得窺其際。敵人聞之而預備矣。故兵之所加。兵不先知。且示安暇。偵敵無

備。然後速進。此進師之祕也。至若陰謀奇計。夢寐之間。猶恐宣洩。務令幽深元遠。莫可端倪。則鬼神不能窺。智者不能謀。然後惟吾之所爲。無不如意。有時祕藏如處女。有時飄忽如風雷。有時羣言交非而我不求是。有時任怨任疑而我不求白。蓋智在人先。機關難以告人也。或博訪羣帥。咨訪僉謀。亦不得彰明播露。陽棄陰收。顚倒不測。軍士靜以幽。其是之謂乎。

國朝三廣公陶魯爲兩廣保障四十餘年。其行兵不令人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調兵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屯兵不進。賊懈弛備。或屯久不得耕以食。或即數路進兵。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故魯征賊。賊無遁。常宴賓客。樽俎未撤。賊以報捷。坐客駭愕。且賀曰。陶公神算云。魯歿後。兩廣賊熾。有司不以時聞。禍慘乃議征。司道上撫按。撫按復數月議。乃復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乃戮逋賊之良民以爲功。兵退賞未頒。而賊已復出矣。

沈希儀參府柳州。柳離城五里。皆蠻夷巢穴。賊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動息皆知。儀或討某溪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皆集。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腹心爲旗頭。引諸軍。軍隨旗頭而行。莫知所之。問旗頭。旗頭曰。我亦漫往耳。軍行十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是以賊不及備。輒有功。舊制。始議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吏知之。文書上。府檄下。掾知之。人知則

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且恐檄書往來。爲賊所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而以邀近邊賊爲解。

戚繼光自浙奉命平福建倭賊。徘徊建寧道上下不進。人謂將軍新將兵。而逗遛禍難未可知也。未幾。乘北風渡水。一日抵大義。詰朝而殲牛田之倭。於是莆陽守令。率父老迎將軍。將軍固遜曰。我奉命牛田耳。不聞莆陽無已。請借莆陽休士俟命可乎。及暮。方入莆。詰朝而林墩之倭又殲矣。諸如此類。尙祕者也。而其妙又在知之以素。發之以速。窺敵不素。則不能知其懈弛無備。發機不速。則無以令其應接不支。我以偵敵固深。敵之偵我亦密。惟默籌之精。捷應之巧者。乃勝焉。則信乎尙祕爲兵家第一義也。

尙忍

從來兵家之所敗。由其將之急於求逞也。好逞則可以激而怒。可以誘而來。可而擾而勞。可以籠絡之。玩弄之。俾其輕動焉。墮我術中而不覺。此非大受之器也。將之堪大受者。銷剛爲柔。泯強爲弱。激焉而弗怒。誘焉而弗動。辱焉而弗慚。堅忍寧耐。藏謀不測。弗惑羣議。及其敵狃而欺。莫爲之備。方始乘隙而出。應機而動。突然忽然。人莫能禦。一舉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見甚明。所圖甚大。不屑爲一擲而已。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是之謂歟。

晉江夏太守楊珉。問騎督朱侗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侗曰。兩軍相對。惟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吳陸遜禦蜀。堅壁不出。蜀人詈之。遜令諸軍塞耳勿聽。諸將不平。悉請戰。遜不從。諸將嘵嘵不已。遜曰。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軍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蜀破。諸將乃服。

隋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罵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等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兵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重壘。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遂滅金稱。

蓋敵人對角之初。謀慮精專。警守無懈。我忍而不出。嚴以俟之。不得我便。兵疲意沮。氣索備弛。況復驕橫內萌。虛實外露。而吾之力方蓄。氣方銳。乘閒而出。直等摧枯耳。李牧之滅匈奴。正得此法。

尙整

軍之常勝而無敗者。以整故也。整則部陣肅齊。隊伍森列。鼓之而往。無一人敢後者。是爲節制之兵。故戰無不克。第其練習不可不豫。要在平日操之以陣。隊與隊相比。伍與伍相耦。人與人相儔。矩步之間。不失尺寸。行則以此爲序。居則以此爲營。戰則以此爲陣。既無縱橫不一。行止自由。或先或後。或後或先者。有誅無赦。以此而遇敵。俱依故法。號令一出。軍陣立成。星羅棋布。敵人望之而氣奪。然尙整之說。以正陣言也。卽出奇制勝。難以拘常。分合進退。蹤跡不測。要亦井井然條理自如。所謂雖絕成陣。雖散成行也。就中

切要之妙。總在分數。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故韓信多多益善。止是分數之明。齊、宋、共兵攻魯。師次於郎。魯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

魏武救襄樊時。諸軍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獨徐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武帝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余玠按嘉定。都統王夔率所部迎謁。有羸弱兵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乃盡見其兵。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旂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即此見王夔治兵之整。紀律之嚴。夫晉人之自許也。曰好以整而其論楚之可擊也。曰鄭陳而不整。整、爲兵家之首務也。明矣。竊嘗因我朝兵制而默思整之之法。高皇帝所立兵制。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衞。以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則以自總小旗外。止百人也。五人爲伍。二伍十人。則以小旗領之。十伍爲隊。總旗領之。二隊爲一百戶所。蓋二十伍也。百戶領之。十百戶爲一千戶所。蓋二百伍也。正副千戶二人領之。五千戶所爲一衞。蓋千伍也。指揮領之。一衞之兵。分左右中前後所。屯營置陣。前者居前。後者居後。左者居左。右者居右。中者居中。兵出途間。前所前行。右所次之。中所次右所。左所次中所。後所次左所。蓋兵家以右爲先者。前所之兵一百戶先行。次

二百戶。次三百戶。次四百戶。次五百戶。次六百戶。次七百戶。次八百戶。次九百戶。次十百戶。五所皆如此例。一百戶之兵。右隊先行。左隊次之。十百戶之兵。皆如此例。右隊之兵。一伍先行。次二伍。次三伍。次四伍。次五伍。次六伍。次七伍。次八伍。次九伍。次十伍。左隊一如此例。一伍之兵。亦分一二三四五之序。伍伍皆如此例。人人照序。亂序者誅。伍伍皆然。亂伍者誅。與敵相近。則伍伍排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人分先後。是雖散成行也。或各百戶結隊森列而行。或各千戶結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伍分先後。是雖絕成陣也。或一衞之兵。結一大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所分先後。俱視敵人之遠近。地形之廣狹。相機而動。如軍行境內。遇夜投宿。則同伍之人。各同一家。同隊同所之人。各同一處。不得混亂。違令者誅。營中屯駐之法。照左右前後中所各守信地。所之隊。隊之伍。伍之人。俱照原列。不許擅相錯雜。擅自閒遊。違令者誅。布陣亦如屯營之法。各守應管信地。人人俱照原舊隊伍森列。遠近疎密。俱有尺度。參差不齊者誅。小旗各整其伍。總旗各整其隊。百戶各整其陣。千戶各整其軍。是以號令一出。軍陣立成也。同伍之人。有闕即補。不得更易。平素同飲食。同禍福。同行同樂。生同和。死同哀。即與我鄰伍之人。其情之綢繆。亦如同伍也。相親相睦也。有如兄弟。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晝則目相視。足以相識。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如同舟遇風。緩急相救。原不可解。所謂人自爲戰也。且使奸細無所容。是尙整之效。而反此者。將無定軍。軍無定伍。號令未習。儕類未分。無論烏合難整。還令奸宄易入。如此而戰勝者。未之有也。故整治之法。非曰臨時。必須有豫。

治力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是九者。兵家治力之法也。大要使我力常完。敵力常歉。自不能敵。然我力常完矣。或戰當歉時。貴有以使之完。敵力歉矣。或當完時。貴有以使之歉。有要在勞敵。而我仍善息也。勞敵、則敵之力常處其有餘。第善息還宜善用。勞敵必先誤敵。誤之而不得暇。我始蓄力以擊之。勝斯易矣。

王翦率六十萬人伐荊。荊聞王翦益軍來。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不出。荊兵挑戰。翦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荊軍數挑戰。不出。荊軍乃引兵而東。翦令壯士追擊。大破之。是以重待輕也。

劉錡順昌之戰。時方暑甚。兀朮遠來。兵不解甲。錡騎皆更番休息。方戰時。餉戰士如平時。此以逸待勞也。韋孝寬守玉壁。齊神武悉山東之衆以攻之。久而不克。使人說之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佚。韋孝寬關西男子。不爲降將軍也。此以近待遠。以守待攻也。任福敗績於好水川。兵出趨利。所以甚敗。此以誘待來也。

夫遠者、來者、攻者、客也。近者、誘者、守者、主也。主兵安坐以致人。故佚者、飽者、靜者、重者、嚴者、治者、常在主。客兵爲人所致。故勞者、饑者、躁者、輕者、懈者、亂者、常在客。是以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今之將家。動輒爲人所致。卷甲趨戰。欲不勞也難矣。轉餉而食。欲不饑也難矣。移徙無常。士心罔定。蹻足俟戰。銳挫備弛。欲不輕且躁、懈且亂也難矣。客主之勢。原自不敵。將常使我爲主敵爲客。不則我雖爲客而

反客爲主。敵雖爲主而反主爲客。斯得勝算矣。

治氣

嘗謂尉繚之書。謂國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誠是矣。而七書獨不言養氣。吳子氣機雖少露之。而不竟其說。是窮其流而不溯其源也。何也。兵勝在氣勝。士能負氣。而不能自司其氣。氣有消有長。在司氣者治之何如耳。人之壯氣。値大戰後。敗則必挫。卽全捷而氣必洩。後漸漸蓄之。漸漸鼓之。養之使盛。以圖再舉。庶幾常盈而不竭矣。司氣之道。休衆享士。大將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義。相賢以威武。相勸以建績。相激以犯難。相慚以無功。相恥以退卻。相怒以敵驕。相指以敵肥。人人無不眥裂髮竪。萬夫必往。則氣斯勝矣。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弛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誠哉是言。將固不可逭其責矣。爲將不尙節制。豈能盡諳養氣之說。第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夫是之謂治氣而已。豈能推廣其義。發古人未盡之旨也哉。

吳起以三行享士大夫。士不待吏令。而奮擊秦者。以數萬。是相慚以無功也。

李晟討朱泚。芻糧旣具。乃下令軍中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是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傑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等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奮泣曰。惟公命。晟家爲賊質。左右有言及者。晟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顧恤家乎。是時朱泚、李懷光、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兩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

不衰。是相勉以忠也。

韓世忠鎮楚州。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發。是相慚以退怯也。

僞吳李伯昇。率二十萬寇新州。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避之。李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敵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庭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緩三軍。遂馳而進。將士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萬數。是激以犯難也。

三軍氣盛。舉而用之。電掃星馳。誰能抗禦。如值屢敗之後。人心怯弱。懲熱吹虀。語及交鋒。面無人色。遽欲治之使盛。必非旦夕可能。便當據險守要。堅壁不出。休衆習戰。多方撫養。使其心神暫定。氣魄漸完。然後窺敵之隙。相機而投。未圖大勝。先務小覬。再四試之。人情欣悅。而爲大將者。又加以鼓舞率作。則可以轉弱爲強。易餒爲壯。倘其氣既以摧。而復用之不止。必且望風奔北。其何能免輿尸之咎乎。